

名家散文

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

Mingjia Sanwen
Zixuanji

自选集

一个人的野史

华语文学
100年全景
回望与梳理

肖克凡 / 著

收录 肖克凡散文

《蒙昧年代》《狗不理与稻香村

《记忆深处的粮食》《都市村庄

《热河烟花》《加拿大散记

重要篇章。

民国记忆

蔚蓝记

暧昧香港 等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一个人的野史

肖克凡 /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野史 / 肖克凡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12

(名家散文自选集)

ISBN 978-7-5139-1812-1

I. ①—…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83184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一个人的野史

YIGEREN DE YESHI

出 版 人	许久文
总 策 划	李继勇
著 者	肖克凡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4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812-1
定 价	3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① 肖克凡在西藏路小学读书，戴“三道杠”

② 肖克凡率作家团访问韩国

③ 肖克凡在市经委工作，机关小干部

④ 肖克凡在伦敦郊外农场

⑤ 肖克凡在西班牙

⑥ 肖克凡在甘南油菜花海里

⑦ 肖克凡率团访台，在宝岛东海岸



肖克凡在贵州黄果树

一个人的野史

目录

第1辑·启蒙纪事

蒙昧年代 / 2

从“黄军装”到“藏蓝文化” / 16

民间制造 / 21

铝的记忆 / 27

童年电影 / 40

初步阅读 / 44

狗不理与稻香村 / 48

民园记忆 / 53

平民茶道 / 56

少年春节 / 59

祖母小忆 / 62

反 标 / 66

记忆深处的粮食 / 73

晨钟不再响起 / 79

诺言是金 / 84

第2辑·钢铁说话

大 侠 / 90

加班券 / 97

都市村庄 / 103

红 医 / 108

食 堂 / 116

歌 谣 / 122

第3辑·文学地图

八闽大地 / 130

蔚蓝记 / 130

续蔚蓝记 / 139

晋江古街行 / 149

彩云之南 / 153

云南四景 / 153

曲靖之春 / 166

感受昭通 / 178

晋善晋美 / 186

山西短章 / 186

晋城撷英 / 194

上党吟 / 207

慷慨燕赵 / 218

七月，沿滦河而上 / 218

前往赤城寻访温泉 / 228

热河观花 / 236

蒙古高原 / 247

阿拉善散记 / 247

并不遥远的地方 / 260

品鉴岭南 / 269

虎门点滴 / 269

伴水而行 / 277

从佛山到江门 / 284

客都梅州好地方 / 293

在岭南喝凉茶 / 305

走马鹏城 / 309

南望长安是今朝 / 318

域外采风 / 323

加拿大散记 / 323

暧昧香港 / 333

澳洲作家 / 340

热带话语 / 347

日本雨伞 / 354

第4辑·民间的东西

实用剪纸艺术 / 360

风筝是蓝天的精灵 / 364

简单的，恰恰是古老的 / 367

民间音乐主题：生与死 / 371

第1辑·启蒙纪事



蒙昧年代

我报考小学是1961年。此前的1960年我去报考过，人家说年龄不够，明年再来。我惦记了一年，又去考了。那时候，粮食已经不够吃了。不过城市生活还是强于农村的，没听说饿死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报考小学后每月粮食定量涨到18斤。若干年后涨到26斤——我的体型已然显出豆芽菜趋势。

我住家的地方，旧时属于日租界，鞍山道曾经叫宫岛街。我住家在宁夏路，曾经叫石山街。相邻的陕西路，曾经叫须磨街。天津日租界的民居，有日式的，进门就是榻榻米，也有西式改良的楼房。

我报考的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小学。它的对面是座大宅院，两扇大门常年紧闭，看着很神秘。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它叫静园，是当年清朝逊帝溥仪曾经住过的地方。他随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前往长春充当满洲国皇帝，就是从这里上路的。后来我写小说，还写了这座大宅院以及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倘若沿着鞍山道向东行走，路南还有“张园”，当年孙中山来津下榻处，逊帝溥仪也曾在那里居住。再向东走，路北那座大洋楼是段祺瑞公馆，继续向东则是日租界大和公园旧址，当年日本神社和战争纪念碑遗迹犹存，改朝换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地。日租界很多事情是我后来知道的，当时只知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然还有“节粮度荒”，苏联人逼债，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给老大哥还贷。

节粮度荒年代，吃东西要用粮票。有一种玉米面饼子名字取得特别好听，叫两面焦。多年后我打听两面焦的下落，很多人都不记得。天津有俗语：记吃不记打。可惜我们连吃都不记得。可见人类的健忘症，挺严重的。

鞍山道小学是座名校，起初是日租界第二小学，新中国初期叫“一区小”。中苏友好期间，鞍山道小学与苏联列宁格勒一所十年一贯制学校是友好学校。中苏学生之间经常书信往来。记得邻家姐姐用中文给苏联友好学校写信，我问她苏联学生看得懂中国字吗？她怔了怔，思忖着说可能看得懂吧。

我被鞍山道小学录取了。学校给新生们发了标志，要求开学那天佩戴胸前，这样就不会乱了套。我是一年五班，胸前标志是个纸剪的五角星，粉红色。这五角星标志，老师一看便知道我是一年五班新生。别的班的新生佩戴何种标志，我不知道。假若有一年十八班，我敢断定那纸剪的标志不会是章鱼。

开学第一天我即被宣布为“班主席”，就是现在的班长。那时候的称谓与如今不尽相同，譬如教师办公室叫“预备室”，传达室人员叫“工友”，放学回家组成“路队”，寒暑假期间传递学校紧急通知的线路叫“联络网”……

至于为何开学当天我即被册封“班主席”，于今原因不明。总之，我八岁就进入“官本位”状态了。

于是，我成了个颇为自信的小学生，不懂得什么叫自卑。

小学适逢经济极端匮乏时期，不光缺粮，就连小学新生的书包与铅笔盒也无处去买。我使用的铁皮铅笔盒是母亲同事儿子的。方老师的儿子进了“少年管教所”，他的铅笔盒自然留在家里。我继承了这只颇有来历的铅笔盒，看到背面铁皮被那个“少年犯”刻了句脏话，我只得用刀子刮掉，以此净化心灵。

有的同学以医用注射剂的包装盒充当铅笔盒，边角用橡皮膏粘牢。相比之下，我的铁皮铅笔盒还是符合班主席身份的。

这只少年犯的铁皮铅笔盒陪伴我两年，直到国家经济好转我买了新的，它才退役。此间，我不时产生惶恐心理：少年犯若提前获释就要将他刻有脏话的铁皮铅笔盒追讨回去。

国家经济实在困难。城市文具店出售的木杆铅笔表面没有喷漆——半成品就卖到学生们手里。我记得有次算数课考试，油印卷子为浅褐色草纸的，其中可见草梗儿与苇皮儿。我同座

的女生方红用橡皮去擦错字，那草纸卷子竟然煎饼似的开裂，吓得她哭了起来。后来“文革”爆发，方红父亲是天津钢厂中板分厂总工程师，造反派说他家暗藏美军卡宾枪，令人啼笑皆非。

深秋时节，学校的卫生老师走进教室，这是个文雅的女士。她依次去摁学生们的脑门儿。凡是一摁一个坑儿的，就叫浮肿。我们一年五班有三个男生、两个女生被卫生老师叫走了，看着好像犯了什么错误。

学校给这三男生、两女生各自发了二斤黄豆，叮嘱他们回家煮熟了吃。一个名叫郭庆来的男生，父母双亡，跟随叔婶生活，住万全道的胡同里。他用褐色灯芯绒帽子盛着黄豆回家去了。据说婶母也有一堆孩子，不知道那帽子黄豆能否吃到郭庆来嘴里。后来的日子里，郭庆来依然浮肿，而且脸蛋儿总是很脏，使人想起电影《渔光曲》里的小猴儿。期末考试后，我再也没见郭庆来前来上学，下落不明。

这些年我经常想起郭庆来，他不会被饿死吧？记得我曾经在陕西路早点部看到他在舔碗，伸出细细的舌头舔食别人吃罢的豆腐脑或面茶的残渣。尽管大家肚子都吃不饱，郭庆来的舔碗还是深深刺激了我，认为这是小学生的耻辱，我向班主任举报了他。这也成为我人生的污点。

尽管普遍营养不良，我们一年五班期末依然被评为优秀班

集体，我是班主席代表全班登台领奖。发奖后全校联欢演出文艺节目，我才知道我们班的两个男生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童声合唱团的成员。

升入小学二年级，我们变成二年五班，却被集体迁往附近的西藏路小学，改称二年四班。我则成为二年四班少先队的中队主席，属于中层干部吧。多年后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的官运似乎都在小学三年里享尽了，可谓少年得志。”

西藏路小学距离墙子河不远。墙子河是清朝守将僧格林沁防备捻军下令开挖的护城河。那座黄墙绿瓦的起脊式建筑是日租界武德馆，看着特别结实。

如今这座日本武德馆仍然完好无损地站立在原地，含蓄地流露着武士道精神。那条墙子河道则成了天津地铁2号线。天津城建总体规划利用旧有河道改造成为城市地铁，我将这种现象写进中篇小说《赵浦的桥》发表在《收获》杂志，被“北大评刊”评价为“一部陈旧的小说”。由此看来，我的怀旧情绪将我的小说本文浸染成故纸了。

西藏路小学前身是一座工人夜校，我记得桌椅上印着此类字样。这座小学附近有天津轮胎厂和天津钟表厂（它是恒大卷烟厂旧址），平时可见上班下班的工人们，一个个精神饱满的样子。那时工人阶级很受尊重，尤其背带裤和套袖，都是劳动

光荣的象征。

小学三年级全校少先队员“六一”集会，借用天津轮胎厂大礼堂。我和杨永宪同学登台演唱刊登在《中国少年报》上的长篇对口快板书《看汽车》。我手持竹板儿扮演爷爷，嘴唇上还贴了一撮胡子。

就这样，我基本克服了说话口吃的痼疾。一个有着“结巴历史”的小男孩儿成年之后竟然给人以伶牙俐齿的印象，比如作家何申就称我为“大筛手”。

小学三年级开学不久，依照惯例要在班里设置一名大队委。记得那天老师站在黑板前面，要大家选举。见民主空气如此浓烈，同学们就纷纷举手提名。选票大都集中在三四位同学身上，我是其中之一。回想起来，那时候我还是颇有人缘的，胜过今日十倍。于是我当选了，由中队主席而戴上“三道杠”。在学校大队委员会的分工中，我又荣幸地成为大队副主席。真可谓少年得志了。

从小我就向往功名。戴上“三道”犹如站在艳阳天里，却从来没想过天要下雨。不久，家庭生活起了动荡，整天心事重重的，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滑坡，用今天的时髦术语来说就是从甲A降入甲B。

四年级了。一天，蔡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那时叫预备室），说肖克凡你不能再担任大队委了。

面对突然的打击我显然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泪水立即涌满眼窝。

蔡老师说，你哭什么！是不是还想戴那三道杠啊？

我竟然点了点头。

蔡老师说，不行。你不但不能担任大队委，就连中队委你也不能担任了。

我终于止住泪水说，那好吧，我就当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吧。

蔡老师说，不行，我要你担任小队委。

这对我又是一个打击。要么从三道降为两道，要么一捋到底成为“白板”。可老师偏偏赐我戴“一道”。如今我明白了，老师是要我做到能上能下。然而我自暴自弃，拒绝担任小队委职务。

蔡老师勃然作色说，你必须担任。我知道一切都无法改变了，只得接受这个现实。放学回家，我也没向家长提及此事。

第二天，班里的新任大队委走马上任，他是一个画家的儿子。过了几天老师要少先队干部们交钱买符号。记得三道杠的符号是五分钱，没想到一道杠的符号也是五分钱。等价而不等值。符号发下来了，我不声不响将它收藏起来。

我的家离学校很远。同时我戴“三道杠”很是引人注目。如今成了“白板”，邻居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纷纷猜测我已被

撤职。于是，我成了他们私下议论的中心。

我感到非常被动。

蔡老师再次找我谈话，责问我为什么不戴小队委的符号。我默不作声。蔡老师说，你如果不戴小队委的符号，明天就不要来上课了。

我害怕了，第二天我只得戴着“一道杠”走进学校。其他班级的同学有的不知我已遭贬，就惊讶地看着我。我风光尽失，邻班的几位差生见状十分得意，叫我“下台干部”。从那时候，我就懂得了什么叫作度日如年。

无论如何，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一道杠”。

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秘密生活。放学路上，我走到僻静之处，就迅速摘下肩头的“一道杠”，悄悄藏在书包底层，之后若无其事走回家去。上学路上，临近学校我则不失时机地将符号戴在肩头，然后走进校门。以此，我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蔡老师以为我驯服了，很高兴。每天路上我的一戴一摘，都使人想起革命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就这样，我上瞒家长，下瞒邻居，渐渐成了一个机警过人但心理负担沉重的学生。我的心底，似乎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世界。

学校开展慰问孤老活动。大队旗在前，中队旗随之，高唱队歌浩浩荡荡。我则肩佩“一道”，手持小队旗走在队列之中。这时我发觉队伍是朝西北方向走去的，离我家住的那条街